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七十三至卷八十

卷之三

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三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題跋

題絳州鼓堆祠

嘉祐元年作

鼓堆在州治所西北二十五里樊紹述守居記作古州之圖志作鼓鼓者人馬踐之逢逢如鼓狀蓋水原充滿石下而然云紹述之文其必有據然今以耳目驗之則圖志亦未可全廢也堆之西山曰馬首其東長陵纒屬相傳以爲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堂別名清泉堆周圍四里高三丈穹隆而圓狀如覆釜水原數十環之膚沸雜發匯于南溶爲深淵中多魚鼈鰕鰾水極清潔可鑑

毛髮盛寒不冰大旱不耗靈雨不溢其南醴爲三渠一載高地入州城周吏民園沼之用二散布田間灌溉萬餘頃所餘皆歸於汾田之所生禾麻稌穠肥茂薌甘異佗水所溉堆上有神祠蓋以水陰類也故其神爲婦人像而祠中石刻乃妄以爲堯后及舜之二妃噫是水也有清明之性溫厚之德常壹之操潤澤之功雖古聖賢無以加其廟食於民也固宜何必假於堯后舜妃然後可祀也嘉祐元年九月壬寅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以事至絳州從州之諸官尚書比部員外郎薛長儒元卿國子博士劉常守道尹仲舒漢臣判官陳太初寓之同遊祠下愛其氣象之美登臨之樂而又功德及人若此其

盛慙流俗之訛不可以莫之正也於是題云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元豐二年作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橐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急佗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旣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崇宋璟論

以與之况佗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是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是書遂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之貺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志業煒煌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

書田諫議錫碑陰

光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眞宗踐祚之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爲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

孫偃師尉衍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衍爲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光爲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叅知政事范公所爲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使佗人竭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能有過於此乎光於范公無能爲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光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爲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命然常怪世人論譔其祖禰之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爲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旣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爲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

於碑陰之末

書孫之翰墓誌後

元豐二年作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俱在館閣公於光爲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熟公之爲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示光以歐陽公所撰公墓誌光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嘗言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爲時所重在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

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所睹聞當時士大夫所共
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
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
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之銘誌但飾
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
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爲高深哉
蓋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疑孟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元豐五年作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
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

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虎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陳仲子避兄離母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

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纁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與

孟子將朝王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

傳家集卷二十三
五
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佗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孟子謂蜚蜚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道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進退有餘裕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

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沈同問伐燕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旣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哉夫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父子之間不責善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性猶湍水

元豐八年作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生之謂性

元豐八年作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齊宣王問卿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若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

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以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所就三所去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

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義者所以治國家而